

席绢最新作品集

爱你是个错

(台湾) 席绢著

花城出版社

睁开眼睛,室内已被窗帘外的阳光照得辉亮,我可以想见屋外正是晴空万里,等待我放手一搏,再为工作增添一份光彩。

我从不赖床,以免浪费宝贵的时间。

每个早晨我都精神抖擞的打扮自己,於公於私我都有做人的长处,所以我向来是信心十足的面对任何挑战。

“妈,你怎么了?”

“唉!还不是你妹妹黛云的事。”母亲端着煎蛋走过来,一张脸舒坦不开的样子。

“小俩口双闹别扭?”我不太在意,这是常有的事。

“这回没那么简单,听说皓明外面有女人。”母亲忧郁的脸庞更加纠结。

黛云有证据吗?”我也开始担心。

“不知道,在电话中只听到她哭哭啼啼。”

“我看我今天中午过去看看黛云好了。”我说:“不过公司这阵子比较忙,恐怕待不了多久。”

“黛茹,你也二十七、八了,自己的终身大事多少要留意点。”母亲苦口婆心的念着。

“如果是像黛云一样的婚姻,我宁可过我的单身贵族的生活。”这点我很执着。

“你现在是年轻，等老时没儿没女，看你怎么过日子。”
母亲旧式的思想，是不可能扭转过来的。

“等我老时再做打算吧。”我无所谓的耸耸肩。母亲没心情同我开玩笑，兀自在餐桌旁坐下，口里念念有词说：“不晓得皓明在外面的女人，会是什么样子？”

“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女人，总之不会好到哪里去。”我不屑的说。

“黛云在电话中说要离婚，你千万要劝劝她，女人一离婚就不值钱。”母亲仍旧是保守的观念。

“妈，如果皓明真的对不起黛云，还不如叫黛云早点离婚，也好再找新对象，省得二人一天到晚吵个没完。”我就事论事。“你这是什么论调，别人劝合都来不及，你反倒扯起后腿来。”母亲颇不谅解。

“好嘛！算我没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不碰这个钉子。

“时间不早了，我要上班了。”

“再吃人蛋嘛。”

“不了，今天有会议要开，我还得多看看资料。”拎起背包，抹了抹嘴我便出门。

母亲不忘在身后叮咛“小心开车”之类的话，虽然我未必照做。但是听起来很是感动。

钻进轿车里，我仔细的思考黛云的事。除了家人她再也找不着别人帮忙，我是该和皓明谈谈。

打定主意后，我照例一面驾车，一面翻看公司的资料，并研究改进的方针，许多会经搭过我便车的人，都形容自己像去了一趟阎王地府。我倒是不以为然，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岂是想躲就能躲过的。

到了分司我将车了停妥，准备上办公大楼，却发现工厂大楼前，有警卫和员工起争执。

我方黛茹可是出了名的好管闲事，岂有不上前看个究竟的道理。

“发生什么事？”“方副理，这个人没带识别证硬要闯进来。”警卫理直气壮的说。

“方副理，我不小心把识别证遗失了。”那名员工委屈的说。

“你是那一课？那一系？什么工作性质？”我问。

“第三课 C 系，拿焊枪。”

“他的领班是左娟娟，拨电话上去叫她下来带人。”我对警卫说。

只见警卫和那名员工全傻眼的看著我，一点表情都没有。

“怎么，有什么不对吗？”我好奇。

“没有，只是觉得很惊讶，公司员工少说也有一万多人，领班至少二百多人，你怎么能记得清楚？”警卫赞叹不已。

“有心就记得住。”那名员工也是一脸的吃惊相。

我莞尔一笑，便离开。

“难怪我在这里待十几年还是警卫，她来不到两年就升为副理。”警卫在我背后透露著深浓的佩服之意。

只可惜他只看到我厉害的一成，却没看到我用功的一面。

“早啊！方副理。”

说话的正是这家“永华”公司，董事长的公子——黄迪翔，他已经习惯站在走廊同我打招呼，我早已见怪不怪。

“黄经理早。”我随口应了声，脚步丝毫没放慢。

“方副理大概准备好开会的报告吧。”黄迪翔跟上来。

“我做事一向都有万全准备。”

“是啊，永华有你这么能干的主管，实在是幸运。”黄迪翔没事找话搭。

“过奖了。”

我兀自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将黄迪翔抛在走廊。

严格说起起来，黄迪翔无论在长相、学识和家庭背景，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是我就是觉得缺少些什么，以至于总打不起精神理睬他。

会议室里偌大的椭圆型桌面，摆著许多麦克风，在座的高级主管中，唯有我是女性，除了表现更杰出外，没有其他服众的法子。

会议一开始由各部门的经理提出简报再由各部门副理提出该部门的缺失,由大家共同讨论解决之道。

继开发部、财务部、生产部之后的人事部陈副理发言,居然自鸣得意地说:

“人事部已经迈向十全十美,现在没有缺失可言。”

“我以为人事部是漏洞百出,何以陈副理说是十全十美?”我不客气的质疑。

“方副理,你是指我的人事部有碍者你销售部的地方喽?”陈副理一脸挑衅的意味。

“有没有碍着是另一回事,最主要的是让员工们不便才是大事。”我可不怕陈副理凶神恶煞的模样。

“你倒说说看,如果说不出个所以然,你必须公开向人事部道歉。”陈副理索性威胁起我来。

“第一是识别证的存在有必要吗?”我向在场者询问:“我常常发现识别证有借用的情况,但是警卫却无法一一比对。”

“这是没有办的事。”陈副理不以为然。

“第二是本公司小产品的计算机型,常会在包装时遗失,人事部动不动就查员工的背景资料,这对员工是一种污辱。”

“我们有录用坐过牢的员工,东西遗失当然应该先找他们。”陈副理一副理所当然的态度。

“公司之所以录取他们,也是要给他们自新的机

会，绝不是要他们承授罪名。”我极力反驳。

“我很赞同方副理的说法。”董事长沈稳的开口：“以后员工的资料不可以轻易调出。”

“是的，董事长。”陈副理口顺便的说，眼睛却狠狠的瞪了我一眼。

对心胸窄小的男人而言，我一概不予理会。

“至于小型计算机容易遗失之事，各位是否有解决之道？”董事长颇为关切。

“现在有仪器可以感应，不如在出入的大门装设，可以省去不必要的麻烦，识别证也以如法炮制。”我提议。

“这样做经费可能要超出许多。”财政部经理有所顾虑。

“对于国内属一属二的永华电子来说，感应仪器绝对是九牛一毛的事。”我保证。

其他高级主管不表示意见，这件事便交由采购部办理。

“我想公司之所以细分各部门，一定有其必要的原因，如果有人喜欢越权，恐怕对公司不是件好事。”陈副理直冲我而来。

“各部门是有各部门的管辖范围，不过如该部门面临瘫痪，其他部门当然要伸出援手。”我立即站起来不徐不缓的说：“就像你只会顾你家客厅干净，而不顾卧

室的脏乱吗？”

陈副理一时答不上话，气得脸红脖子粗。

黄迪翔则在一旁拍手叫好，显得十分突兀。

“哼！狗仗人势。”

陈副理不服气的自言自语，奈何桌上的麦克风硬是将他的话传开，全场在座的人纷纷为他的风度皱眉。

“看起来陈副理对我成见颇深，我还是先退席的好。”我冷冷的看着他，抱起资料想走开。

在场有高级主管纷纷对我挽留，我可不想轻易就这么算了，总要挫挫陈副理的傲气才成，所以我仍然昂首阔步的走出会议室。

不一会儿，会议室内便像菜市场一样热闹，少不了是讨论如何平息这场风波，我可不想把事情闹大，不过该有的原则还是不能更改。

我回到办公室里，一如往昔的为自己泡杯咖啡，再看看各系的生产报表等……

黄迪翔没多久便闯进来。

“黛茹，你千万别……”他话说一半，便接不下去。

或者在黄迪翔的眼中，女人遇到事情总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模样吧。

“黄经理找我有事？”我没有造作，更没有生气的迹象。

“没……没事，只是希望你别和陈副理一般见识。”

黄迪翔窘能十足的笑着。

“那就要看陈副理如何收尾。”我很坦白。

“陈副理一定会向你道歉。”黄迪翔打从心底发急。

“但愿如此。”

黄迪翔没再接腔，只是识相的说：“那么方副理我不打扰你了。”

我心底明白陈副理说“狗仗人势”，原因正出在黄迪翔追我的传闻，但是他却忽略我本身的实力。

这一天不管是办公大楼，或是工厂大楼，都热烈的讨论著我和陈副理的争执事件。我是不以为然，不过据说陈副理和自己呕气，见到员工便骂，请他签字的文件也不批，引起诸多不满。

一到中午，我便开车到黛云的住处。

黛云一见到我便哭起来，蓬松的头发半挽在后头，衣服更是破得离谱。

“黛云，你怎么把自己折腾成这副德行？”我讶异不已。“难怪皓明外面会有女人。”

“姐——”

想来我的话给她甚大打击。

看黛云隆起的肚子，我替她感到酸。“我猜你还没吃饭，瞧我带了什么来？”我把黛云扶到客厅，掏出带来的便当说：“是红烧牛腩饭。”

“我没胃口。”黛云寒着脸。

“你犯不著让孩子跟著饿肚子吧。”我哄着她。

果然，一提起孩子，黛云便勉为其难的动起筷子。

我真惊讶于母爱的伟大，两三年前未婚的黛云是最最自我的小女生，一晃眼，居然也将为人母，甚至懂得爱护未出生的小宝宝，真是不可思议。

“皓明外面真的有女人吗？”我小心翼翼的问。

“黛云含著泪水，微微地点著头。

“你确定？”

“那个女人常打电话来，只要是我接的她便挂掉！如果是皓明的接的，他就躲进房里说。”

“半个月前。”黛云气愤得连手都微微颤抖。

“结果你就跟他摊牌？”我问：“甚至闹离婚。”

“我们结婚还不到两年，他就……”黛云哽咽的说：“是他自己要孩子的。”

“皓明既然要孩子，就不会跟你离婚，或者只是过渡时期。”要不是遵照母亲的意思，这话我才说不出口。

黛云只是掉眼泪，手不时抚摸着隆起的肚子，好半天才说：“如果没有孩子，我一定要离婚。”

“这样吧，这两天我找个时间跟皓明谈谈，你则把自己打理好，如何？”

“姐！——谢谢你。”黛云感激地握住我的手。

“我可不能担保结果如何，所以你自己也要坚强一点。”我实话实说。

黛云点头表示明白，随后我便离去。

我实在不是安慰人的料子，所以不是适可而止，毕竟发生婚变，还是要靠自己走出阴霾。

回到公司，我的办公桌上插了一大束鲜花，而陈副理则恭恭敬敬的站在一旁陪著笑脸。

“谁让你进来？”我可不喜欢别人擅闯我的办公室。

“是我自己进来的。”陈副理仍是一副笑脸，看著他油腻的头发，不禁让人有种恶心的感觉。

“你不觉得你侵犯我的隐私权吗？”我不客气的质问。

“这……这点我倒没想到，只是希望你大人有大量，忘了今早的不愉快。”陈副理连忙赔不是。“你瞧这花还不错吧！是我亲自去花店挑择的。”

陈副理，这花我可不敢收唷。”我随意的把玩着花朵说：“万一让你太太知道了，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甚至说我‘狗仗人势’。”

“不会，不会，我都一把年纪了。”陈副理连连保证。

“说的也是，前阵子我还看过你带你女儿从舞厅出来又搂又抱，你这父亲还真不是盖的。”我极尽讽刺。

“你……你不要太过份。”陈副理一时老羞成怒。

“怎么，那女孩不是你女儿吗？”我装傻。

“你……方黛茹咱们走着瞧。”陈副理气极败坏的夺门而出。

我顺手将那束鲜花扔进垃圾桶里，对陈副理那种人而言，这么做已经够厚道。

临下班前，董事长派人请我到他的办公室谈话。

“方副理，你在公司的表现一直都很突出，这是公司同仁有目共睹，至于陈副理一事，你就别太介意。”董事长想做和事佬。“并不是我不听劝，只是我做事一向凭实力，我讨厌别人信口雌黄。”我不服气。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不如我放你一星期的假，等你心情好时，再来上班。”董事长征求我的意见。

“既然你出面，我也没什么好说。”

“你的确很特别，难怪迪翔追得格外辛苦。”董事长表明的说。

“董事长，你说笑了。”我不自在的回答。

随后，我像逃难似的离开董事长办公室，心中更加不痛快。

也难怪陈副理要说我，连董事长都对我有着私心，不忘替儿子说好话，公司同仁当然会说话。

突来的一个星期假期，叫我不太能习惯，依旧是一大早就起床，翻完了报纸又看杂志，没一会儿工夫，就不知道还要做些什么。

“黛茹，你好不容易有假，干脆出去散散心，别老是待在公司和家里。”母亲看不得我闲着。

“我那里也不想去，只想好好休息休息。”我整个人

缩在沙发上。

“你年纪也不少,再不积极找对象,就真的要当老姑婆。”母亲关心的还是我的终身大事。

“妈,黛云的事都还没解决,你不怕我一嫁出去,又和黛云一样。”

“所以你选丈夫时,眼睛一定要睁大才行。”母亲郑重的告诫。

“我现在这样不好吗?”我有点反感。“有工作、有点钱、又有车,自由自在多舒服。”

“现在是现在,难不成你要工作到七老八十?”母亲的观念很难改变。

“随便你怎么说,反正这种事急不来。”我不想和母亲争。

“你打算一个星期都窝在家里?”

“没有,我答应黛云去找皓明谈谈。”

“你千万别让皓明下不了台,否则吃亏的还是黛云。”母亲总是这些保守思想。

“妈,现在的女人也能自立,你不需要老是叫黛云委屈求全。”我实在有些气愤。

“哎呀!男人嘛,那个不花心?事情过了就算了。”母亲不以为然的说。

“天下的男人就是被你这种思想惯坏的。”我不平的说:“一天到晚只要求女人要懂得三从四德,男人就

可以拈花惹草,这对女人不公平。”

天底下根本没有真正公平的事,就连手指都还长短不齐呢。”母亲和气得很,一副全然认命的模样。

我若再多费唇舌,只有突显我是个傻子,母亲的思想是绝对不可能动摇的。

“妈,算我说不过你,可以吗?”我投降。

“做女人的本来就应该守妇道。”我讪讪的说:“我只是认为女人该有自己的意识罢了。”

“我们那一代的女人,就没有你说的意不意识,还不是活得一大把岁数。”母亲就是不苟同。

“算我没说,我这就去找皓明。”我从沙发上挣扎起来。

“千万别惹火皓明,知道吗?”母亲不忘叮咛。

面对卧房内的大镜子,我慵懒的回了句:“知道了。”

我时常看见邻家小孩被其他小朋友欺负,总是哭哭啼啼的跑回家中告状,不一会儿一定看到小孩的母亲牵着被欺负的小孩,到邻家与师问罪。

何以母亲却要黛云一味的忍气吞生?难道传统女性和现代女性,真的有如天壤之别?

穿戴整齐后,我打通电话到皓明公司。

“皓明,我是黛云的姐姐,有点事想找你谈谈,中午有没有空?”

席
绢

爱
你
是
个
错

“真不巧，这阵子公司很忙，我走不开，有事在电话里谈也是一样。”

“有些事最好是当面说清楚的好。”

“姐，你是知道的，在人手底下工作，总是身不由己。”

“好，那我改天再找时间。”

只是一家小小贸易公司的主任，说工作有多忙，哼！皓明还以为我是三岁小孩。

我到房里拿了相机，想让皓明见识见识我的广告。

“黛茹，你带照相机去那儿？”母亲紧张的问。

“我打电话约你宝贝女婿，他硬说没空，所以我想到郊外照几张相片，呼吸新鲜空气。”我随意编个理由。

“在这个节骨眼，你还真有兴致。”母亲不由得抱怨起我来。

“妈，总不能因为黛云婚姻亮了红灯，我们就要跟着愁眉苦脸吧。”

“要出去就出去，少在我面前说风凉话。”母亲拿我没法子。

我朝母亲眨了眨眼便溜出门。

到了皓明的公司，我故意将车停在对街，然后尽情的在车内吃零食、看杂志，就等那位自以为聪明的鱼儿上勾。

十二点十分，皓明自公司出来，接着出来一位身着

绿色洋装的女人，两人一阵眉目传情，便各自拦了计程车走人。

“真是低俗的障眼法。”我厌恶的咀咒着。

凭我驾驶的技术，要跟踪那对狗男女绰绰有余，若不是因为黛云的缘故，我还真有大材小用的感觉。

他们先后到达一俵小巷中的旅社，这才鬼鬼祟祟的四下张望，而后放心的又搂又抱的进入旅社。

不晓得是他们俗欲火难耐，或是我的眼踪技巧高超，他们居然丝毫没有察觉到我的存在；我真怀疑黛云的眼光，何以如此之差？

约莫十五分钟后，我便带着相机进入旅社。

“麻烦帮我带路，我要找十五分钟前进来的一男一女。”我掏出大钞，往柜台上一放。

“你是……”柜台小姐有点迟疑。

“我不是临检的便衣警察，你不用紧张。”我在柜台上又加上一张大钞。“只是一点家务事罢了。”

“好好好，我这就带你去。”柜台小姐暧昧的收了钱，一副见多不怪的朝我点点头。

到了房门口，柜台小姐朝我一阵比划，表示不方便为我们门，遂将钥匙交给我，人便像老鼠似的避开。

我迅速的将房门打开，映入眼帘的正是两个赤裸裸的人体。

当们们警觉到要找地方隐藏时，精彩镜头全收入

席
绢

爱
你
是
个
错

我的相机里。

“姐！——你这是做什么？”

皓明用毯子裹着身体，整个人坐在床上，愤怒的瞪着我。

“这就叫做‘捉姦在床’。”我摇了摇手上的相机。

“皓明，快去抢她的相机啊。”那女人又哭又叫，猛推身旁的皓明。“万一让别人知道，我可不想活啊。”

“那样最好，你死了，世界会安静些。”我说。

“你……”她气得躲到被子裹面哭。

“皓明，你不是说公司很忙吗？”我故意挖苦他。

“姐——”

“你现在还敢叫我，我可不敢承认你是我的妹婿。”

“你……”皓明气极败坏的想下床。

“我想这时候你会有时间找我谈的。”话一说完，我立即走了。

隐隐约约，我还能听见他们两人相互埋怨的声息。

这一刻，我决定先去接黛云回家住了阵子。

原先代云硬是不肯，最后我只有照实的说，才改变她的初衷，看见她强忍泪水收拾东西的模样，实在叫我心痛。

一到家，母亲便紧张的跟前跟后问个不停：

“代如，你究竟在搞什么鬼？刚才皓明连打好几个通电话来。”